



乡村记忆

木杆秤往事

刘甲凡

“不识秤花，难以当家”，早年间，这是长辈对儿女们谆谆教诲的处世格言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木杆秤（也叫大杆秤）几乎家家都有。贫困年月过日子，买进或卖出的物品，无论多少都要认真核实，“锱铢必较”。木杆秤有大秤小秤之分，普通人家的小秤一般能称15公斤以下物品，生产队里的大杆秤，大多可称100公斤。

那时候的木杆秤都是十六进制（1959年国家颁布法令改为十进制），多年后看书才知道，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便统一了度量衡，他以南斗六星主生、北斗七星主死作为秤杆的标记，一颗星就是一两，再加上“福、禄、寿”三星，共十六星，定十六两为一斤。秤花分为十六等份，俗称“十六粒花”秤。说明白点，秤杆上的前七颗星是北斗七星，告诫人们用秤时心有方向，不可贪财迷钱；中六颗星是南斗六星，代表东西南北上下六方，提醒大家用秤时要心居中正、不可偏斜。最后三颗星，分别是“福”“禄”“寿”，意为给他人称东西时，少一两损福，短二两减禄，缺三两夭寿，多给人家称几两，那就是给自己添寿、加禄、增福了。

还听人这样解释过：称秤时，手里提的那根秤系叫“秤毫”，提着“秤毫”看秤花时叫“明察秋毫”。秤杆叫“衡”，秤砣叫“权”。据说秤杆上代表刻度的小星星，都上应着天上的星宿。那定盘星是告诫世人要足斤足两。称物，先要称一下自己的良心。别以为缺斤少两占便宜，头顶三尺有神明，欺天负人，神明也不保佑。

当年生产队里分粮食、分柴草，都用大杆秤。把一条木杠穿过秤杆上的提系，两个壮劳力一边一个放在肩上，秤钩挂起要称的物品，保管员掌控着秤砣，手指头从里往外拨动着，秤杆平平称量自然公平，秤杆稍稍翘一点看不出有什么猫腻，可十斤八斤一下子就差出来了。记得当年有个生产队的保管员，正在用木杆秤给社员分粮食，突然间就嘴歪眼斜了。这在现在都知道是中风，可当年大家都说他是耍“鬼秤”受到的“报应”。

木杆秤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使用，在不少民间习俗当中也时常见到。可以说，每个人从出生开始，木杆秤会一直陪伴到老。

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，孩子出生后，一定要用木杆秤为孩子称一称重量，最迟不能超过第3天。因为这个重量非比寻常，这相当于“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”。等孩子长大成家立业后，要在母亲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送猪肉“还账”，其最低标准是出生时重量的10倍。说是到母亲去世时，儿女若达不到这个“还账”标准，阎王老爷就把他的名字记在“另册”上，等他到阎王老爷那里报到那一天，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。

到了孩子一周岁那天，通常要举行家庭庆祝活动，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“抓周”。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，“抓周”的时间是在午饭前。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亲戚朋友都到齐了，把红包袱铺在大炕上，呈扇形地摆上花花绿绿的小面食，还有书、笔、算盘、木杆秤等；如果是女孩，则要加摆铲

子、勺子、剪子、尺子这些物品。然后把孩子放进铺着红包袱的簸箕里，令其端坐，不予任何诱导，任其挑选，视其先抓何物，后抓何物，以此来测卜其志趣、前途和将要从事的职业。

听妈妈说，我抓周的时候，上前一把就抓起了尺子，于是我就干了一辈子建筑。由此想起看《红楼梦》，贾宝玉抓周，首先抓起胭脂钗环，后来就掉进脂粉堆里不能自拔。难不成真是有几分灵验？

新屋建成乔迁时也有好些习俗。从老屋往新屋搬东西要在夜深人静之后，这叫“财宝不露相”。搬的第一件物品是一对椅子，上面要放上“升”“斧子”和“大杆秤”，象征今后的日子将“步步高升”“幸福美满”“称心如意”。

到了儿子结婚后分家时，除了房子，父母还要给孩子置办一套基本生活用品，这其中必须有一杆秤，因为每天都能用得到。凡是经常到东邻西舍借秤用的人家，别人就会嘲讽他日子过得咋地，“称”不上是一户人家。

当某个人丧妻续弦时，也有一套相应的习俗。记得邻居二婶去世后，过了几年，有人为二叔又介绍了一个对象。到了新二婶过门那天，在二叔家大门口放倒着一把椅子，旁边还放了一个升，里面装着一把斧子和一杆秤。新二婶到了门口，首先弯下腰把椅子扶起来，再把升放在椅子上端回家，放在家里最高的家具上（通常是放在灶间碗柜上），其意思是新人来到之后，把本来残缺的日子扶起来，再高升一步、多福、称心。

同样的习俗，在家中的“顶梁柱倒了”的当口也用得上。通常是父亲去世时家中的孩子尚处于年幼阶段，这种情况下，就要在殡葬活动结束后，在门口放倒椅子，旁边放上升、斧子和木杆秤，由孩子们一齐动手把椅子扶起来，再放上升、秤和斧子，也是要端进屋子放在最高处，同样寓意孩子们会把日子过得更幸福美满、称心如意。

我有个远房太爷爷，他一辈子都在买卖家当账房先生。曾听他说过这样一种讲究：早年间战乱年头，做生意的会经常受到土匪或兵痞们的骚扰。每当这种时候，就会这样央求他们：“老总，除了这杆秤，其它的东西随便拿吧。”这就叫“宁失钱，不失秤”，因为有了秤，一切可以从头再来。

还有一种奇葩的习俗也牵涉到木杆秤。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，老人过了60岁就算“上寿”了，儿女就要趁着闰月年为他准备“送老”衣裳。可不少人在去世后穿“送老”衣服时，却因脚肿胀穿不上鞋了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其家人就要赶紧找个阴暗无人的地方，把他的鞋用木杆秤的秤钩挂着称一下再拎回来，一下子就穿上去了。这件事我二姨去世时我经历过一次，不过，称过的鞋穿起来还是挺费劲。

说话间又要过春节了，再告诉你一条乡间的习俗：除夕这天贴对联之前，从上联的上边裁下窄窄一条红纸，绕着圈贴在秤杆上，据说便可求得来年“上上大吉、事事称心”。

冬日守园笔记

高润武

1987年，丁卯年，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，北风一直刮个不停。刚毕业的我在苗圃工作了两个月，又被安排到了离城区二十公里外的分圃，领着十多名临时工管理着百亩果园。入冬后，果园里的农活都做完了，恰逢已有一儿一女的临时工老刘媳妇又一胎生了仨儿子，喜忧参半的老刘要回家侍候月子。在恭贺的同时，我顺便将其他临时工也都放假回家，自己留守看果园。

冬天昼短夜长，孤独的夜晚，冷而漫长，好在有书与二胡陪伴，漫漫长夜也不感觉孤寂与无聊。我喜欢阅读的书刊有《毛泽东选集》《读者文摘》《山海经》等，看到好的文章，就会仔细揣摩，逐段逐句分析，思考作者为何要这样写，从中学学习作者的写作技巧和知识运用。同时，还翻阅了《资治通鉴》《逻辑学》《水浒传》以及法律方面的书籍。看书累了，就起来活动一下，拿起二胡拉一段自己喜欢而熟悉的乐曲，沉浸于乐曲所表达的意境中。随着音符的跳跃，我仿佛感受到了大山的巍峨、沉稳与厚重，以及蓝天白云下、茫茫草原上万马奔腾的雄壮；感悟着婉转悠扬的乐曲带来的快意、空灵、坚韧和期盼。我偶尔也打开电视看看，因为只能看到一个台，屏幕上还全是雪花，“刺啦刺啦”的声音中隐约能看到屏幕上影影绰绰的人物，十分累眼与刺耳，所以，很少看电视。

果园的北边是办公室和厂房，一家个体企业租用了几间房子开印刷厂，专门印制酒的商标，由于订单不足，生产过剩，厂里也放假了，既节省开支，又可让员工外出拓展业务，争取订单。西边是库房，里边装满了粉碎的牛饲料，每到晚上，这里便是麻雀栖息的地方。空荡荡的园子里，只有我一人。

早上醒来，太阳没露脸，天空中阴云密布，挟带着雪粒的北风呼啸着将寒气从窗缝中硬塞进了小屋。寒气在小屋内弥漫，屋子中央炉子里的炭火早已熄灭，炉铁如冰，狗儿蜷缩在灶膛边，眨着一双忧郁的眼睛，不时地看向我。我披上棉大衣，到外边拿了些杏树枝，用玉米皮作引火，在屋内生起了炉子，红红的火焰在炉内升腾，屋子马上有了些暖意。在炉子边

上套了一圈铁丝，取了几块地瓜，放在炉边的铁丝上烤着。添上煤的炉火越烧越旺，一会儿工夫，地瓜就烤糊了皮，渗出淡淡的油。我又在炉盖上放了几条小咸鱼，翻烤了一会儿，咸鱼外酥里嫩。

外面的风悄悄地停了下来，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，无声无息。不到一上午，地面上就积了厚厚的一层。

看着外边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，突然想起，我前几天在邻村小卖铺里买的十七瓶62度二锅头。有酒有鱼，自然要喝上几杯，暖身怡情。于是，我摆上小桌，打开酒瓶，一股陈年老酒的独特醇香立刻弥漫开来，喝酒的欲望随即被调动了起来，就着烤好的咸鱼，小酌了三杯：一杯暖身，二杯伤独，三杯怡情。在慢酌细品中，越发感觉此情此景既有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的苍凉，也有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孤寂。起身煮了碗面条，吃完后，我兀自走出小屋，信步在果园里赏雪。

此时，雪已停，云已散，几朵散淡的云彩在天空中飘荡着。来到杏园边，放眼望去，一片银装素裹。再向前走，两边杏树的枝条上落满了薄薄的一层雪，“春雪满空来，触处似花开”，枝条上的雪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熠熠生辉，仿佛满树杏花闹春潮。路两边的杂草被雪覆盖着，有几棵高一点的枯草倔强地挺出了头，展现着不畏严寒的性格。踏雪的“咯吱”声惊动了觅食的鸟儿，扑棱棱从身边飞起，冲向天空和远方。走过五十亩的杏园，前面便是五十亩的山楂园，因为山楂还只是小树苗，只有一根条，间或有几棵长出了分枝，于是这一片地在白雪的掩映下显得很开阔。

雪是洁白的，在阳光下格外耀眼。我极目远眺，突然发现，在果园的边缘，有一丛鲜亮的黄色，在皑皑白雪上，既媚又艳，给我心灵强烈的震撼。我急急地奔过去，走近些，再走近些，原来是一丛迎春花，在白雪的映衬下，开得那样欢欣。

“高楼晓见一花开，便觉春光四面来。暖日晴云知次第，东风不用更相催。”雪后即春，我有些羡慕地看着这盛开的黄花，内心里充满了对春的热望……